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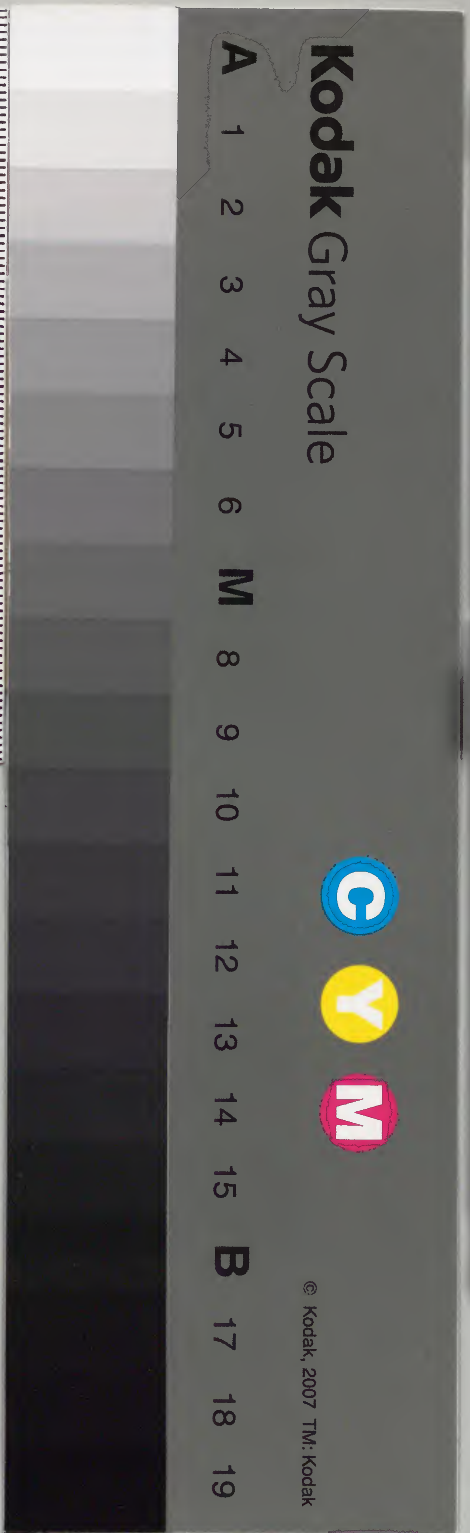
卷之七

廿五之七

		二七四	漢書門
	九	三號	
	二函		
二〇冊	架		

內閣文庫			
三〇七函	二〇冊	二七四三號	漢書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743	
冊數	20 (18)		
函號	307	88	



林子

慧性篇

林子曰。夫性也者。無生無滅。無動無靜。本無一法。固非昭昭靈靈而屬於相也。能生萬法。亦非窈窈冥冥而落於空也。賢聖不增。凡愚不減。禪定不寂。煩惱不亂。然而不依法修行不可也。而其所謂法者。聖諦不

淺草寺藏

門人袁希朱校正

王應濂命梓

見性存
為不落階級。亦無漸次。頓悟頓修。離相離空。離迷離妄。亦不思善。亦不思惡。亦不立菩提涅槃。亦不立解脫知見。故能妄念俱滅。三毒即除。開佛知見。入佛地位。無念無憶。無著無礙。自能萬法盡通。無數方便。自能應語隨答。應用隨作。自能萬境如如。神通自在。昔者五祖有言曰。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即名天人師佛。而儒曰知性。道曰得性。則是見性之教。三氏之所同也。然佛之

法。莫明於六祖。而壇經之命意立言。又為世人之所能解也。故復錄其要而訊釋之。以綴後簡。林子兆恩

中一誠

林子曰。若欲至命。必先盡性。若欲盡性。必先見性。夫性中而已矣。故能見性。豈不得未發之中邪。若未見性。而定在之中。不可不知也。性一而已矣。故能見性。豈不悟不二之一邪。若未見性。而真一之一。不可不知也。性誠而

已矣。故能見性。豈不契天道之誠邪。若未見性。而人道之誠。不可不知也。

或問何以謂之未發之中也。林子曰。充滿於上天下地而無盡藏者。無中而無不中也。何以謂之不二之一也。林子曰。充滿於上天下地而不可紀者。無一而無不一也。何以謂之寂然不動之誠也。林子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而不可得而測量者。無誠而無不誠也。

誠

或曰中一之旨。則吾既得聞命矣。敢問何者謂之誠。林子曰。未發之中。不二之一。而其中則自有實理者在焉。天之道也。由此而成已焉。以為仁也。由此而成物焉。以為智也。然而仁智豈不自寂然不動中來與。林子曰。非誠則無以為仁。何以能成已也。非誠則無以為智。何以能成物也。又問物之終始。林子曰。未發之中。非中非不中。而中無不包也。不二之一。非一非不一。而一無不統也。中無不包。則

身也卷
亦何者非中。何者非誠。皆中則皆誠也。一無不統。則亦何者非一。何者非誠。皆一則皆誠也。然則物之所以終所以始者。其能有外於誠乎。故曰不誠無物。此君子之所以誠之為貴也。

中庸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夫。林子曰。誠即道也。故道也者。混然而無為也。而混然無為之中。則皆有所謂實理者在焉。古人有言曰。道無鬼神。而道之所以能屈之。而鬼

信之而神者。乃其實理之自然而不可掩也。故誠也者。誠也。誠則能化。誠則能明。誠則能不顯之德之純。誠則能無聲無臭而為不顯之至誠。則能盡人之性。誠則能盡物之性。誠則能立天下之大本。誠則能知天地之化育。大哉誠乎。斯其至矣。故未發之中。莫非誠也。而發皆中節。何莫而非誠也。不二之一。莫非誠也。而生物不測。何莫而非誠也。

石火喻

林子曰。孔子其有知乎哉。無知也。叩之而即知者。無知而有知也。石其有火乎哉。無火也。擊之而即火者。無火而有火也。

林子曰。火其有生乎哉。無生也。既無生矣。而火則從何而火乎。故無火而火。火於無火者。真火也。知其有生乎哉。無生也。既無生矣。而知則從何而知乎。故無知而知。知於無知者。真知也。

或曰。無生妙義。則吾既得聞命矣。敢問何者。謂之性。謂之神。林子曰。性本空也。而未始有神。性既萌之。而神矣。神即火也。然石之性亦本空也。至於擊之。而火生者。乃以為火之性。原蘊於石之中也。其然乎。其不然乎。擬議億逆。愈測愈迷。法華經所謂諸大聲聞。乃至菩薩。皆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者。此也。林子曰。石性中本無一火可得。擊之而復擊之。則火火而無盡。人性中本無一法可得。叩之而復叩之。則法法而無窮。此其所以一法

不立。而萬法俱備者。無生密義。其孰得而測之。

吾身亦有盤古氏

或問何以能見性也。林子曰。余嘗稽考古先。天地混合。則有盤古氏。而謂之盤古氏者。譬天地一盤也。而盤之底蓋猶然未分也。嗣是而後。天開地闢。而人生焉。則有三皇氏。夫未有三皇氏。而先有盤古氏。然則人之身也。亦有盤古氏與。林子曰。夫人之身。亦一天地爾。

而我之盤古氏。尚在母胎之中。雖曰混沌沌。而已屬之氣矣。母呼亦呼。母吸亦吸。而釋氏所謂長養聖胎者。豈非所以長養我之盤古氏邪。

少微通鑑外紀。相傳首出御世者曰盤古氏。而周靜軒嘗為之斷曰。混沌之世。天地始分。有盤古氏。所以繼天而出治也。厥後天開於子。則有天皇氏。夫既曰首出御世。繼天出治矣。而又曰天開於子者。何也。豈其天未開時。

而亦有天之可繼。御世以出治邪。然所謂繼天御世以出治者。君也。天曰未開。則地之未闢也。從可知矣。地曰未闢。則人之未生也。從可知矣。人曰未生。則將何者而為之君。御世以出治。而亦何者為之臣。何者為之民。而欽若而從又邪。

威音王已前

或問釋氏所謂威音王已前者何義也。林子曰。儒者所謂無聲無臭。太虛是也。然則何以

言之王也。林子曰。其所以主張威音者。太極乎。故謂之王。余於是而知學佛者。但覓其王之所在而尊之爾。既尊王矣。而又且併其王而無有之。太極本無極者。太虛也。

林子曰。威音者。色聲之義也。金剛經曰。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豈不以如如不動之體。而色聲之塵。則固本空也。吾惟復吾如如不動之實體已爾。故曰威音王已前即得。若欲見性。而徒索之威

音王已後。而住色。而住聲。則未有能見性焉者也。

盤即胎義

林子曰。天地之盤。以胎天地之本原。天地之性命也。人之胎。即天地之盤也。以胎人之本原。人之性命也。

林子曰。天也者。蓋也。而覆憐乎其上矣。地也者。底也。而持載乎其下矣。故天地一盤也。而吾身之天地。亦一盤也。余於是而知未脫胎

以前。吾身之天地。尚未分也。而所以主張乎混沌者。則有盤古氏。既脫胎以後。而吾身之天地。而開而闢矣。而所以主張乎威音者。則有威音王氏。然則威音王已前者。其在於未始脫胎之前乎。抑亦在於未始結胎之前乎。林子曰。夫豈曰人之胎。馬已哉。而禽鳥之殼。亦有然者。而其生生之些兒。乃胎於玄黃之冲氣。然而不抱。則不能雛。又豈曰禽鳥之殼。馬已哉。而桃李之核。亦有然者。而其生生之

一點。乃胎於二儀之渾同。然而不土則不能
芽。莊子曰。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而
欲悟性以見性者。其將求之昭昭而有倫乎。
抑亦求之冥冥而無形乎。

林子

壇經訊釋

壇經曰。指授卽無。惟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
又曰。爲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
林子曰。惟論見性。斯其爲指授也大矣。何以
謂之二法。何以謂之不二之法。

林子曰。何以謂之佛性也。壇經曰。若識衆生。
卽是佛性。何以謂之真佛也。壇經曰。我心自
有佛。自佛是真佛。何以能求見佛也。壇經曰。

欲求見佛。但識衆生。何以能成佛道也。壇經曰。自見本心。自成佛道。

壇經曰。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林子曰。佛出世間法也。何以謂之在世間。而又曰。不離世間覺也。

林子曰。何以謂之須得言下。識自本心。見自本性。邪。不曰心。而曰本心。不曰性。而曰本性。豈所謂本心本性。乃真心真性。邪。抑豈心是地。而性是王。邪。

林子曰。性在作用。應物隨現。不識本心。安見本性。

林子曰。心地無非。何者。非戒。心地無亂。何者。非定。心地無癡。何者。非慧。

林子曰。何以謂之無念。何以謂之於念而離念。邪。何以謂之真如自性。何以謂之自性起念。

林子曰。何以謂之無相。何以謂之於相而離相。邪。何以謂之法體。何以謂之能離於相。即

是法體清淨邪。

林子曰。何以謂之無生無滅。是如來清淨禪邪。何以謂之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邪。故心若起念。有生有滅。即不名禪。心若起念。有生有滅。即不名坐。心若起念。有生有滅。即不空寂。

林子曰。性本不動。性本是禪。而曰衆生即佛者。蓋言衆生之性。亦本不動。亦本是禪。然禪乃靜義。而心不坐。則不能禪。故坐也者。坐也。

坐則能定。而靜而安。壇經曰。外於一切善惡境界。心念不起。名爲坐。內見自性不動。名爲禪。若也不知性本是禪。心安名坐。而徒索之。枯坐著相。以求禪焉。豈南能所謂最上一乘之旨。而明心。而見性邪。故曰未入門內。只在門外。

壇經曰。與汝言者。即非密也。林子曰。豈非所謂說不得邪。故曰汝若返照。密在汝邊。則亦惟在於自性自悟爾。

林子曰。世人妙性本空。而心之分量。豈不廣且大邪。其曰小根者何也。壇經曰。未悟自性。即是小根。若能悟性。乃名大根。余於是而知無智無愚。無佛無衆生。亦惟在於迷悟之間爾。壇經曰。小根之人。元有般若之智。與大智人更無差別。因何聞法不自開悟。緣邪見障重。煩惱根深。若能常起正見。自開自悟。即能見性成佛道矣。何名小根。

林子曰。何以謂之開佛知見也。壇經曰。若能於相離相。於空離空。即是內外不迷。若悟此法。一念心開。是為開佛知見。本來真性。而得出現。又曰。若能正心。常生智慧。觀照自心。止惡行善。是自開佛之知見。然則止惡行善。抑亦可以開佛之知見與。壇經曰。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現。夫靈光既顯現矣。顧乃不能開佛之知見邪。

或問何以謂之一念也。林子曰。夫所謂一念者。蓋謂一切處所。一切時中。念念如此。而無

復有他念也。猶言心心如此。而無復有他心也。故心心念念。自懺前愆。心心念念。自悔後過。心心念念。去假歸真。心心念念。離假離真。心心念念。棄邪歸正。心心念念。無邪無正。心心念念。見性以為功。心心念念。平等以為德。心心念念。內心謙下以為功。心心念念。外行於禮以為德。心心念念。敬上念下。矜恤孤貧。心心念念。和光接物。通達無礙。凡若此類。是皆一念之大旨也。如此脩行。定成佛道。

林子曰。何名真度。壇經曰。各須自性自度。邪來正度。迷來悟度。愚來智度。惡來善度。如是度者。名為真度。

壇經曰。若遇善知識。聞真正法。自除迷妄。內外明徹。於自性中。萬法皆現。林子曰。夫佛豈無法邪。若迷若妄。不即自除。而性中萬法。豈能自現。壇經曰。不脩即凡。一念脩行。自身等佛。而曰佛無有法者。余弗能知之矣。然豈曰未見性為然哉。至於見性。亦須有法。而脩行

依法復當參求。壇經曰。汝若心迷不見。問善知識覓路。汝若心悟。即自見性。依法脩行。又曰。若悟大乘得見性。虔恭合掌至心求。

壇經曰。萬法盡在自心。何不從自心中頓見真如本性。或乃索之般若經卷。日夜莊誦。以求見性。林子曰。汝欲見性。其將索之般若經卷乎。抑將索之自性真經乎。壇經曰。世人終日口念般若。不識自性般若。若也不識自性般若。終日口念。而以外求之。縱有所知。都屬

聞見。以此悟性。豈能見性。

壇經曰。不離見聞緣。超然登佛地。夫所謂不離見聞緣者。豈不以從耳目而入。可以觸機而悟性邪。但著於見聞。而以為見性之地者。余未見其可也。或問何者謂之機。林子曰。古之為師稱善教。而弟子稱善學者。亦惟在此機爾。故真機不動。則靈關不啓。靈關不啓。則神理不彰。而徒索之經卷。著於見聞。而曰能識心而見性者。未之有也。

見性篇
十三
壇經曰。迷人脩福不脩道。只言脩福便是道。布施供養。福無邊。心中三惡。元來造。林子曰。布施供養。豈不是人天小果邪。心中三惡。不自懺悔。縱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得福雖多。終成有漏。然而古人亦有言曰。先須作福。福至心靈。而契機悟性。蓋亦有在於此矣。或問何也。林子曰。夫心既靈矣。顧有機之不能契。而性之不能悟邪。林子曰。佛之妙義。雖曰不屬之言語文字矣。

而其所以發之言語。見之文字者。亦非有待於擬議而安排也。故曰思量即不中用。林子曰。悟性之人。雖在於虛極靜篤矣。然而動上亦有不動。而輪刀上陣。亦得見之者。不可不知也。然則何以謂之動上不動。壇經曰。性本不動故也。

或問林子嘗曰見性性見。豈其見性之有可見邪。林子曰。但聽其言也。便能知之矣。而壇經所謂蓮花從口發者。豈非見性之有可見

身性篇
十四
邪。

壇經曰。心如虛空。名之為大。而百無所思。自稱為大。而謂之真心之本空乎。

壇經曰。世人妙性本空。無有一法可得。而空心靜坐。着無記空。而謂之妙性之本空乎。

壇經曰。若見一切法。心不染著。是為無念。用即徧一切處。亦不著一切處。若也百物不思。當令念絕。不謂之法縛。而名邊見邪。

壇經曰。一行三昧者。於一切處。行住坐卧。常

行一直心是也。若執一行三昧。坐不動。妄不起心。不謂之障道。而同無情邪。

壇經曰。道須通流。何以卻滯。心不住法。道即通流。若必看心觀靜。不動不起。不謂之相教。住法以自縛邪。

古人有言曰。善惡如浮雲。俱無起滅處。豈非所謂實性中元不染善惡邪。若能如是解。即得真如自性。而頓悟無生矣。故能斷百思想者。卧輪之斷滅也。不斷百思想者。六祖之寂

身性篇
戒也。

昔者大通和尚嘗語其徒曰。汝見虛空否。虛空無相貌。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無一物可知。是名真知。六祖謂之猶存知見是也。故曰不見一法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面。不知一法守空知。還如太虛生閃電。由是觀之。則大通和尚之所謂了無一物可見可知者。其殆與卧輪之伎倆亦無以異。是皆斷滅者流。而學佛者之所當戒也。

林子曰。惟此佛法人所易知。人所易行。但釋氏者流。無有不知。無有能行之者。無相頌曰。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何用脩禪。夫不曰持戒。而曰心平。豈不以心平則自有至戒者在乎。不曰脩禪。而曰行直。豈不以行直則自有真禪者在乎。由是觀之。則釋氏脩為之功。殆無出於此矣。又曰。恩則親養父母。義則上下相憐。夫知所親養。乃所以為仁也。豈有仁而遺其父母者乎。知所相憐。乃所以為義也。豈有

義而忘其上下者乎。由是觀之。則釋氏立本之教。槩可見於此矣。若或戒矣。而心有未平。禪矣。而行有未直。父母且不知所以仁之。上下且不知所以義之。此其大本已失。而曰能依法脩行以見性者。豈其然哉。此釋氏者流之所當知也。

林子

門人林榮命梓

教外別傳

或問不曰傳而曰別傳。不曰教而曰教外者。何謂也。林子曰。聖人有至教。悟性有別傳。故教外之教。謂之至教。不言而傳。謂之別傳。而汝以為教外別傳者。其有所於傳。有所於教乎。其無所於傳。無所於教乎。傳而無所於傳。教而無所於教乎。無傳而有所於傳。無教而有所於教乎。其傳而不在于傳。教而不在于

教乎。其傳而非其所傳。教而非其所教乎。無傳無無傳。無教無無教。其殆機之相為啓。而神之相為通乎。然必至於不知有傳。亦不知有別傳之傳。不知有教。亦不知有教外之教。不知有機。亦不知機之相為啓。不知有機之神。亦不知神之相為通。然後方可謂之無教之至教。無傳而有傳也。

或問何謂靈關。林子曰。所謂谷神者是也。谷惟其虛也。故有神理存焉。即呼即應。何其速也。然則靈關有定在歟。林子曰。無在而無不在也。設言靈關之有定在也。而謂之靈關可乎。故谷曰神谷。關曰靈關者。神靈之也。

或問所謂靈關者。豈非其靈府之義與。林子曰。靈關靈府。其義一也。故自其精神之凝聚者言之。則謂之靈府。而顯仁藏用之機寓焉。自其乾坤之門戶者言之。則謂之靈關。而一闔一闢之變寓焉。大凡天下之物。有可以神靈之者。則不可謂之平常。有可以平常之者。

則不可謂之神靈。惟此見在心也。而至平至常之中。則自有至神至靈者在焉。故克此見在心也。可以皇。可以帝。可以王。可以師萬世。可以贊化育。是皆率性之道。自然而然而也。白沙曰。神理為天地萬物主本。長在不滅。林子曰。天惟有此神理。而天之所以為天也。地惟有此神理。而地之所以為地也。人惟有此神理。而人之所以為人。也。物惟有此神理。而物之所以為物也。夫天地且有壞矣。而况人

乎。而况物乎。其曰長在不滅者。何也。林子曰。天氣也。氣則有時而滅矣。而其神理也得而滅乎。地形也。形則有時而滅矣。而其神理也得而滅乎。而人而物。亦復如是。故天地有壞。而這箇不壞。所謂這箇者。蓋指神理而言也。道氏所謂長生。釋氏所謂不死者。以此。或問乍見之頃。豈其平旦未與物接之時之心與。林子曰。是亦未與物接之時之心也。然此乍見之頃也。有思慮之心乎否也。林子曰。

何思何慮。有將迎之心乎否也。林子曰。何將何迎。

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當是時也。何待於思。何待於慮。而亦何暇於思。何暇於慮也。是乃順而應之之妙機。而聖人之所以聖也。其有外於斯乎。或問以利為本。林子曰。豈非釋氏之所謂在事之先。取以本利者乎。惟其本而利也。故其以利為本。而孔子則罕言利者何也。惟此利

字。不有顏魯。夫誰得而言之。故曰罕言。繫辭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故利也者。不屬於擬議。而亦無事於擬議。自能成其變化。順以出之。而無所於為也。其曰擬議以成其變化者。豈非所謂下學。致曲而誠之功。以造於上。達動變而化之地邪。故擬議者可得而言之。而使由也。而利則不可得而言之。而使知也。

林子曰。鳶之飛乎其上也。魚之躍乎其下也。

其皆天機之自然乎。而吾心之活潑。是皆鳶魚之飛躍。天機之自然也。若也不知自然之天機。而曰能悟性者。未也。

或問道其不可得而言乎。林子曰。夫道惡得而言之。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故不知道者。則以道隱於無言。而知道者。則以道隱於有言。余於是而知有言者。而未始有言也。無言者。而未始無言也。道其可得而隱乎。道其可得而言乎。無言無隱。亦惟在於知機。而契機

爾。

林子曰。太上契機。其次知機。或曰。敢問何以謂之契機也。林子曰。契機也者。契其機也。機蓋與我相為孚契。而不二者。契機也。故契機也者。不知是機。是我是機。又不知即機。即我。即我即機。殆將不知有機。而忘機。忘我不知有我。而忘我忘機者矣。豈曰知之云乎哉。

余嘗考之魯論矣。一以貫之者。聖人之別傳

也。而心相感通之下。則自有真機存乎其間者。即在孔子。且不知其所以教。而在魯氏亦不知其所以唯矣。夫魯氏之傳。既曰得其宗矣。顧乃不能善發聖人之蘊以教人。而但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者。何與。然當孔曾授受之時。而門人則固在焉。誰不與聞。而又奚待於問也。蓋機有未契。是雖孔子亦且無如之何矣。而况非孔子者乎。或問曾參之唯。豈非所謂契其機邪。而孔子

必先呼其名者何也。林子曰。此所以觸其機而使萌也。其機既萌。則即繼之曰。吾道一以貫之者。蓋直指其機之萌者如此也。而曾參之唯。豈非能契其機邪。然而機也者。乃所以通天地人物而一之者也。故我能契其機焉。則天地人物之機。我得而握之矣。微乎其微。不可測識。故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然其機之相為感通也。不惟無內無外。亦且無後無先。若堯舜之於湯。湯之

於文王文王之於孔子。後先相去。則固若是其遠矣。而其所以聞而知之者。豈其有所於傳邪。抑豈其無所於傳邪。故能明乎無傳有傳之機。則後先之遠。誰得而限之。或者愕然異之。林子曰。不足異也。然古今特旦暮爾。而又况聖人之機。流通於天地人物。而未嘗有暫息者乎。又問何者是聖人之機。林子曰。天地人物之機。聖人之機。我之機也。故我有所觸。而契其機焉。是亦聖人先得

我心之所同然者。而天地人物啓我以機也。豈必遊於聖人之門。親炙輝光。然後能契其機邪。然機也者。無天無地。無人無物。無非此機之所流通。但天地人物。日啓其機以示人。而人莫之知也。夫機則固若是其微矣。以此教人。豈不令人疑畏而自阻邪。林子曰。天下無二道。聖人無異教。抑亦先觸其機。而使萌爾。若孟子所謂引之者。乃所以觸其機也。故曰躍如。又曰吾如有萌焉。何哉。有萌之機。躍

如之秘也。躍如之秘。戚戚之心也。而孔子之所謂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莫非所以因其機而利導之爾。

林子曰。機之未萌。則謂之性。性之方萌。則謂之機。夫惟其機之萌之本乎性也。故能徹天徹地。徹古徹今。然豈惟人哉。書曰。蕭韶九成。鳳凰來儀。夫鳳凰遠矣。而鳳凰之所以覽德輝而來儀者。以物之性皆我之性也。而其機之萌乎其性也。則自有相為感通者在。而非

夫人之所能知也。夫物且有然矣。而况人乎。豈惟物哉。古人有言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夫天地大矣。而天地之所以賴聖人以成能者。以天地之性皆我之性也。而其機之萌乎其性也。則自有相為感通者在。而非夫人之所能知也。夫天地且有然矣。而况人乎。或問心之生意之謂仁矣。而謂仁為機可乎。林子曰。心之始萌之謂機。機一萌焉。而仁則油然而生矣。故孔子每言仁。豈非欲人契此

生機而知其性也。執故其生之性者仁也。其動之微者機也。

孟子曰：吾不忍其觥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此齊王之觸於所感者然也。無所於思，無所於慮，擴而克之，是心足以王矣。或曰：齊王好勇好貨好色，而不忍觥觫之心，豈真有得於何思何慮之本體者然邪？林子曰：齊王不忍觥觫之心，固自發之固，自忘之殆，非有所於思有所於慮，而後有此不忍之心也。故曰：夫我

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若或有所於思，有所於慮，而後有此不忍之心焉。則此不忍之心也。何為乎反而求之而不得邪？但聖人之心，無時而不寂然也。無時而不感通也。而齊王見牛之頃，聊足以見其真心之未嘗亡也。

林子曰：齊王不忍一牛之死，反而求之，不得吾心，非易之所謂日用而不知邪？蓋性在日用，苟能知其所以日用者，從何而發，此其機

也。不忍者情。苟能知其所以不忍者。從何而發。此其機也。機也者。機也。一感通之下。而道體即為之呈露者。機也。若不得其機。而影響於日用之間。億逆於見牛之頃。是亦想像之知爾。反而求之。豈曰能得本心。而知其所以日用者哉。然不反而求之。而曰能契其機者。未也。若必反而求之。而曰能契其機者。亦未也。反之而無所於反。求之而無所於求。而恍恍惚惚之際。似乎有以啓之。而自契其機者。

林子曰。余讀孟子書。乃知孟子之所以善教。而因機利導之下。真足以激發而興起人之良心者。其曰聞之胡齧者。豈不喜得其間。而為轉移齊宣王之一機邪。而是心足王之對。蓋亦言有大而非誇矣。是雖五帝三王之所謂盛德大業者。則又安能舍此不忍人之心。而別有驚人可喜之事邪。孟子又曰。見牛未見羊。即此見字。最當玩味。正所以發其機。啓之而使萌也。蓋有見則有觸。既有觸矣。而吾

不忍人之心。有不萌其機乎。齊宣王雖曰戚
戚然而萌其機矣。然終不知所以反而求之。
而所謂不忍。所謂戚戚者。此何心也。其機固
顯。蓋亦懵然而未之知矣。機且未知。而况可
得而契乎。孟子至是。亦且無如之何矣。但曰
善推其所為而已矣。然孟子之心。不但已也。
而與危構怨之問。乃所以激發其良心而興
起之者。與其曰吾何快於是。則亦能知所覺
悟矣。即此覺悟。便是良心。夫良心既已見矣。
顧乃不能轉移此大欲之心。而為不忍人之
良心者。何邪。然不忍人之良心。人皆有之。若
不知所以覺悟而轉移之。則已。苟知所以覺
悟而轉移之。欲仁仁至。何遠之有。
林子曰。善心一萌者。機也。因其機而擴充之。
而由微而顯之功。不可不知也。不善心一萌
者。亦機也。因其機而轉移之。而反惡為善之
功。不可不知也。

或問顏子卓爾。孟子躍如。豈非機邪。林子曰。

顏子之所以稱為善學者。其機卓爾。孟子之
所以稱為善教者。其機躍如。然余又有說焉。
機也者。其神乎。而非力之所能致也。是雖顏
子亦且不能竭其才以從之。故曰末由也已。
機也者。其微乎。而非言之所能傳也。是雖孟
子亦且不能發其蘊以示之。故曰引而不發。
或問風旛妙義。可得而論與。林子曰。說什麼
是旛。說什麼是風。奚取於相。如如者。空空以
露真相。相以顯真空。真相元無相。真空元不
空。辟如眼中童子。鏡裏影像。生於無生。非空
非相。風旛妙義。豈不是機。機不可測。機不可
知。不可思議。當機契機。

林子曰。風旛妙義。非關文字。知忘所知。乃契
真機。汝以為仁者心動。其有所待於旛於風
邪。抑無所待於旛於風邪。本來心體。蕩蕩寂
空。勿生一念。彼感此通。言即非密。豈得而論
一觸便悟。目擊道存。

或問林子嘗曰見而有不在於見。聞而有不在於聞。而有不

考少男仁
在於聞者。何謂也。吾竊惑焉。林子曰。會得此
意。則古人所謂無眼人能見。無耳人能聞者。
自當知之矣。由此觀之。豈曰見而不在於見。
而其所以見者。則又不在於眼。豈曰聞而不
在於聞。而其所以聞者。則又不在於耳。或人
不悟。又問。林子曰。汝之耳也能見。汝之眼也
能聞。汝今必索見於眼。求聞於耳。則風旛妙
義。汝又焉能知之。夫既曰不在於眼於耳矣。
抑豈其不在於色於聲邪。林子曰。見聞有實

體。悟性有神機。非色非見。非聲非聞。則自有
見性聞性之實體者在。不生而不滅也。又問
何以謂之見性聞性而不生滅也。林子曰。色
有生滅矣。故見有生滅。而其見性之實體也。
其有生滅也乎。聲有生滅矣。故聞有生滅。
而其聞性之實體也。其有生滅也乎。哉。
林子曰。無情說法。殆非有情者之所能知也。
或問無情豈能說法。林子曰。盈天地間。皆我
之性也。皆我之性。則皆我之機也。夫豈惟風

考名身作
三
旛為然也。至於釋迦拈花。衆皆默然。惟有迦
葉破顏微笑。不謂之以心傳心。教外之至教
邪。夫豈惟拈花為然也。至於外道。不問有言。
不問無言。釋迦良久。遂能開其迷雲。令之得
入。故曰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又不謂之以
心傳心。教外之至教邪。彌陀經曰。水鳥樹林。
悉皆念佛念法。而後世禪學之士。能會此意
者。亦多有之。其曰諸佛時常出世。時常說法
度人。未曾間歇。乃至猿啼鳥叫。草木叢林。常

助上座發機曰。幽林鳥叫。碧澗魚跳。雲片展
張。瀑聲鳴咽。曰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曰
山河大地。是真善知識。曰徒費言語。吾嬾寧
假曲折。但日夜煩萬象。為我敷演言語。有間。
而此法無盡。所謂造物無盡藏也。曰鍾鳴鼓
響。鵲噪鴉鳴。為你諸人說般若。講涅槃了也。
曰休認風前第一機。太虛何處著思惟。山僧
若要通消息。萬里無雲月上時。曰簷前水滴。
分明歷歷。打破乾坤。當下心息。曰盡大地是

真空遍法界是妙有。此其畧也。是皆所謂無情說法也。若夫儒門則亦有之。其曰滿目江山一任看。而濂溪為之心醉。曰聞聲見色。只如常。而敬夫為之豁然。曰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而閔道為之撞彩。至於所謂交翠庭草。自得盆魚。月到梧桐。風來楊柳。一般意味。是亦說法之無情也。故以彼之無情。若有以獲我之心。以我之無心。又有以得彼之意。而彼我兩忘之下。則自有相為感通

之機者在焉。然當是時也。而謂之有情可乎。不也。謂之有意可乎。不也。而彼我兩忘之下。似亦不可謂之有情。似亦不可謂之有意。謂之無情可乎。不也。謂之無意可乎。不也。而相為感通之際。似亦不可謂之無情。似亦不可謂之無意。到此境界。蓋有莫知為之者。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識識。思之不及。測之不得。則亦何以謂之有情。何以謂之無情。何以謂之有意。何以謂之無意。要之存乎其入。而迷悟

考夕身傳
有三不同爾。故悟者當知自得。而迷者實難與言。

胡生覽別傳。而以林子為隱也。林子曰。汝以為性其可得而言與。性既不可得而言矣。而余必欲強而言之。豈不反以晦道邪。汝欲悟性。曷不以孟子躍如章。與余別傳。而並觀之。庶乎知機契機。而有悟入處也。數日。胡生復來見曰。性由自悟。古人雖有是言矣。而契機悟性。殆有甚於登天之難也。林子曰。余昔之

與汝言者。皆大匠之繩墨。羿之彀率。孟子所謂引之者。中道而立是也。若巧則在人。是雖大匠與羿。則亦安能言之而使知也。又問何者。謂之中道。何以立之。林子曰。中道也者。中道也。吾身之黃中。吾身之河洛也。故能立此中道。而伏羲之圖。大禹之書。都由此中出矣。而易之所謂河出圖。洛出書者。則皆寓言也。若也不知吾身之河洛。而必索圖於河。然後能畫八卦。索書於洛。然後能叙九疇。則天之

所以錫聖人。而聖人之所以則天者。似有涉於跡。而非天地聖人神通默會之真機也。然則伏羲之畫八卦。大禹之叙九疇。不謂之見性以後事邪。林子曰。河圖洛書。乃我天命之性中發出來爾。而聖人之所以悟性以作聖者。則亦與人同爾。豈謂聖本生知。而非學之所能至也。哉。然別傳之教。時雨之化也。故孟子躍如章。即續於五教之後。而世之儒者鮮有知之者。夫豈惟三氏為然也。至於詩文之

小技。亦皆有別傳。若游藝之徒。不能自命一意。自出一言。而惟影響於古人之詩。以為詩。而非所以為詩也。古人之文。以為文。而非所以為文也。夫詩文且然。而况於三氏之大道者乎。故為儒而不知有別傳。豈能盡性。而謂之聖學不可也。為道而不知有別傳。豈能得性。而謂之玄學不可也。為釋而不知有別傳。豈能見性。而謂之禪學不可也。余今復以躍如章。以與二三子言之。若孔子之所謂約禮

敦仁。孟子之所謂根心。蓋皆。是皆所以引之者。以立中道也。然性乃人人之所固有者。而躍如自得。又非有所待於人也。二三子甚母曰。高美難及。而自謂不能也。古人有言曰。悟性還容易。了心寔是難。故了心也者。了此心也。了心則心無其心矣。無心之心。是謂真心。真心是性。真性是心。性其有不可得而悟乎。余於是而知了心之學。是乃悟性之第一義也。

林子曰。心本虛也。若欲悟性。莫先致虛。惟虛故靈。靈則能悟。不虛不靈。豈曰能悟。

孝夕別傳

跋

洪謹跋。洪介贊受業於

三教先生之門者亦有年矣。至歲辛巳始得
覽別傳機說二集。茲復得覽教外別傳。而
教外別傳乃摘採別傳機說。而以谷神神
理靈關靈府平常心。見在心。乍見心標之
卷首。豈非其而神而靈。都從平常見在心
發出來爾。若不會此意。則乍見之項。何為
乎。見君即能忠。見父即能孝。見孺子入井。

教外別傳

七

考別傳

即有怵惕惻隱之心。而神而靈而若是邪。顏回卓爾。聞一知十。曾參曰唯。獨得其宗。性誠而明。孔亦有伋。盡心知性。私淑者軻。今由四子而並觀之。則孔門所謂無言無隱之教。以啓悟我後人。知機而悟性者。不其可明徵乎。謹裁數言。聊紀歲月。以附驥後。皆

萬曆戊子首夏 日門人李淇百拜謹跋

性命仁丹 并小引

或以丹為邪。而曰即仁即丹者。何也。林子曰。若此性命之丹也。或得之彼家爐火。以為丹也。而謂之邪而非仁也。則可。若此性命之丹也。乃從父母之種性。烹媾而製煉之。以為丹也。而謂之邪而非仁也。則不可。故作性命仁丹。

丹

或問何者謂之丹。林子曰。是乃孔子之所謂

性命一十
仁。一點之性命也。惟此一點性命。孟子之幾
希也。故有此幾希。則可以爲人。由是而賢而
聖。無此幾希。則不可以爲人。由是而禽而獸。

神丹

或問幾希性命之仁。非世所稱丹心一點。炯
炯而不昧者乎。然而何以謂之神丹也。林子
曰。幾希卽是性命。性命卽是神丹。故惟此幾
希性命。而落於子宮。卽是我之神丹也。由是
而五臟。由是而六腑。由是而四肢百骸。由是

而能視能聽。能持能行。由是而能仁能義。能
禮能知。由是而能聖能神。能文能武。其可得
而擬議乎。其可得而測量乎。而此幾希性命
也。不謂之神丹而何。故以此而在世間也。兩
精相搏。而神應之。千百斯男。生生而無盡。以
此而出世間也。兩精相搏。而神應之。百千萬
億。化化而無窮。

要識真性命

黃生每談性命。林子曰。汝以何者爲汝之性

命乎。黃生荅曰。豈非先生所謂男女媾精。而
幾希落於子宮者。乃我之性命與。林子曰。是
固然矣。亦非汝之真性命也。既有幾希。便是
有形。既曰有形。亦便有壞。

結丹

或問結丹。林子曰。孔子所謂爲仁也。蓋人之
始生也。一剪肚臍。而幾希性命。即落於我之
真去處矣。既之而在於天地之間。又既之而
在於肉團之心。又既之而散於耳目口鼻四

肢百骸。故結丹之法。而以其散之於耳目口
鼻四肢百骸者。而復返之於肉團之心。然後
方可謂之能有人道。既有人道矣。又將以肉
團之心。而復返之於天地之間。然後方可謂
之能得陰丹。既得陰丹矣。又將以天地之間。
而復返之於我之真去處也。然後方可謂之
能得陽丹。既得陽丹矣。又將以我之真去處。
而復返之於我之本體虛空。虛空粉碎。乃證
佛果。然而欲得陰丹。而非有爲不可也。欲得

陽丹而非無爲不能也。故有爲者可得而言之。而無爲者不可得而言之。然豈其無可得而言哉。縱老子言之。而亦有所不能言矣。故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然亦無待於言者。蓋我既有陰丹矣。而內外交修。煉之而復煉之。而必至於天地合德。然後能得陽丹也。故曰丹自外來。其曰自外來者。豈非我之真陽。從太虛中來邪。

丹從太虛中來

或問丹也。豈其從太虛中來邪。林子曰。然。汝獨不聞人之始生乎。人之始生也。始於氣化。既氣化而形矣。形之而復化之。生生不已。以至於今千萬世之遠。而族類之繁。殆有不可得而勝紀矣。豈惟人哉。若羽生。若毛生。若鱗生。若甲生。而至於極微極細之物。則皆形化也。然而形化而未有不始於氣化。氣化而未有不始於太虛。故初開池塘。未始有魚也。而此魚也。則從何而生乎。人身之中。未始有風

子也。而此虱子也。則亦從何而生乎。是皆太
虛中之氣化爲之也。夫物則皆有然矣。而曰
一顆真丹。元從太虛中來者。汝又何疑焉。

仁丹是真種子

夫曰即丹即仁矣。敢問仁之用。豈其與丹異
邪。林子曰。即丹即仁。而皆本之於性命。性命
本之於天地。天地本之於虛空。是仁與丹之
本體。何其大也。夫其體也。既以太虛之體以
爲體。而其用也。則以天地之用以爲用。今先

以仁之用言之。仁。生道也。生生於天地之間。
而未嘗有暫息也。然五季言壽者十。死而
不亡者壽是也。豈不以長生不死者神。較然
而彰著哉。若論語言壽者一。而曰仁者壽。果
何義也。近世有釋之者曰。精神順軌而不亂。
血氣凝固而不搖。或又以壽身壽國言之。似
入於養生者之家矣。孔子豈其然哉。昔者孔
子嘗以果實之仁名心。謂心之生生不息者
仁也。今復以果實之仁言之。伏其實於地。而

芽之。樹之。條之。華之。而復實之。則其實也。殆不可以億萬計。然其一實一仁也。又各以其實而伏之於地。而復芽之。而復樹之。則其樹也。殆不可以億萬計。夫樹固不可以億萬計。而其實也。則從可知矣。而各以其實。而復芽之。樹之。條之。華之。而復實之。則其實也。豈曰萬之萬。億之億。馬已哉。然其一實一仁也。若孔子仁也。芽其實於三季之徒。是雖未必盡得孔子之道也。然其一人之心。一孔子之仁也。由孔子至於今。不為不久矣。而願學孔子者。亦不可以億萬計。是雖未必能得孔子之道也。而其一人之心。一孔子之仁也。此其所以為仁之壽乎。而道家之丹亦猶是也。

仁丹心性命

林子曰。孔氏以此幾希性命而謂之仁。道家以此幾希性命而謂之丹。牝誥生問孔之仁。道之丹。林子曰。碩果之有其仁也。藉其土而芽之。牝鷄之有其丹也。得其陽而雛之。故仁。

人心也。丹赤心也。又問既曰性命矣。而又曰心者何也。林子曰。即丹即仁。即仁即心。即心即性命。而非有二也。

仁丹心中一

林子曰。允執之中。發皆中節。致中致和。以位以育。不見而章。不動而變。而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者。皆由此中而出矣。非仁而何。非丹而何。一貫之一。一而二。二而三。三生萬物。上而天也。日月星辰而照臨。下而地也。山川河嶽

而流峙。中而物也。親上親下而無盡。皆由此一而生矣。非仁而何。非丹而何。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心本無仁也。仁從何來。而能惻隱邪。心本無義也。義從何來。而能羞惡邪。而之所以能惻隱。能羞惡者。非仁而何。非丹而何。

仁丹萬物母

林子曰。中而未始中。不可得而中也。而況可得而執乎。而其所可得而執者。未始中而中

也。一而未始一。不可得而一也。而况可得而得乎。而其所可得而得者。未始一而一也。故未始中。未始一者。老子所謂無名天地之始也。何有於丹。何有於仁。而中而一者。老子所謂有名萬物之母也。夫是之謂丹。夫是之謂仁。既得其母。復返其始。乃余三教之本旨。入門而極則也。

見聞億逆

近有秦姓者。以儒門而慕老氏之學矣。初聞

守中之說。以問林子。林子曰。中在何處。荅曰。心腎之間者。中也。林子曰。曾守之未也。荅曰。守之而未見其功矣。數年復以守泥丸為問。林子曰。泥丸在何處。荅曰。頭有九宮。宮之中也。林子曰。曾守之未也。荅曰。守之而未見其功矣。又數年復以守丹田為問。林子曰。丹田在何處。荅曰。臍之下一寸三分。林子曰。曾守之未也。荅曰。守之而未見其功矣。秦姓者曰。三者之傳於其人者。皆非歟。林子曰。何可非

也。曰守之而未見其功者何歟。林子曰守之而又安能有其功乎。蓋此三人者皆以口耳之見聞欲以窺玄門之大道而玄門之大道顧有在於見聞之末得以億逆而知之耶。若夫所謂心腎之間者中也。九宮之中者泥丸也。臍之下一寸三分者丹田也。載之道書可得而考也。又奚待此三人也。始得而知之始得而言之邪。然則如之何而後可也。林子曰道無定體中無定在。從古以來未有能以見聞之末億而逆之以窺此玄微之大道也。而口口相傳心心相授自有真機者存焉。夫道流之所謂道者今且不復論矣。而儒流之所謂儒者余竊惑焉。其曰正心矣而不知其反之於身而心之所以正者何如爾。其曰勿正心矣而不知其反之於身而心之所以無待於正者何如爾。其曰誠意矣而不知其反之於身而意之所以誠者何如爾。其曰無意矣而不知其反之於身而意之所以無待於誠

性命仁十一
九
者何如爾。至於許多名目。互相同異者。亦惟
襲取聖經之片言。以自立一門戶。而又且旁
搜遠索。以為口頭套子之資爾。豈其有所自
得於心。而能體之於身邪。

門人張思滄重梓

林子

門人游萬雋校梓

須識真心

謝上蔡曰。人須識其真心。世儒不識真心。而其所相告語者。乃憧憧往來之心也。列之肝脾肺腎。身中之五行也。真心者。太極也。太極而陰陽也。陰陽而五行也。而謂五行為太極也。可乎哉。龍江兆恩。

通天地人心

林子曰。人有人心。亦有天心。欲識天心。先空

人心惟此天心。卽汝真心。真心是性。真性是
心。湛然常寂者心。寂而常感者心。汝甚母以
思慮心爲汝真心。惟汝真心。卽我之心。惟我
真心。卽天下人之心。天下人真心。卽萬古聖
人之心。萬古聖人真心。卽天地之心。惟此真
心。通天地人心。惟此真心。歷萬億劫不壞心。
爲學初心。先求放心。心無出入。方識真心。

心本無心

林子曰。天地無心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聖

人無心也。感其見聖人之心乎。

心之所由以妄

林子曰。心本寂然。亦安有妄。若於六塵中。觸
情動念者。便是妄心。

林子曰。心本無思也。心本無爲也。思則憧憧
矣。爲則擾擾矣。憧憧擾擾者。妄心也。

林子曰。心本無意。必固我也。意必固我者。妄
心也。

林子曰。離物者心也。不離物者心也。若不離

物。心亦妄也。若必離物。心亦妄也。

或問妄心非心歟。林子曰。妄心非心。故曰妄心。心本無妄。而妄又安可以名心邪。

心本無妄。無無妄。

或問妄心可得而滅乎。林子曰。妄本無妄也。夫亦復其無妄之本體矣。爾而又奚待於滅邪。故滅之而動其心焉。是亦妄也。又問其所以復之。林子曰。滅之既無所於滅矣。而復之又豈有所於復哉。

夫既曰妄而滅之。無妄而復之。而又曰滅之無所於滅。復之無所於復者。何也。林子曰。子其反觀子之心矣。心之本體。其妄邪。其無妄邪。無妄則無所於滅。而滅之者非也。無無妄則無所於復。而復之者非也。滅之者非也。而曰滅者。其有得而滅邪。其無得而滅邪。復之者非也。而曰復者。其有得而復邪。其無得而復邪。其曰有得而滅者。而所滅也。果何妄邪。其曰無得而滅者。又何其無妄之可滅邪。其

曰有得而復者。而所復也。果何無妄邪。其曰無得而復者。又何其無無妄之可復邪。故本無妄也。本無妄之可滅也。本無無妄也。本無無妄之可復也。蓋心之本體。本如是也。豈其妄也。而有妄之可滅邪。豈其無妄也。而有無妄之可復邪。

林子曰。動心之謂妄。動而妄者。妄心也。不動不妄。妄復無妄者。無妄心也。要之。聖人之心。惟其虛矣。故聖人之心。惟其虛也。而心且忘矣。况其心之妄。心之無妄也。得而知乎。妄不知也。無妄不知也。又况其妄而滅之。無妄而復之。得而知乎。

心無巨細

林子曰。心也者。無所不包者也。故天之體。不足以儼其大。心也者。無所不入者也。故物之細。不足以儼其微。

心無先後

林子曰。心曠然而通於千百世之上。而千百

世之上非先也。心曠然而通於千百世之下。而千百世之下非後也。

太虛之心

林子曰。盈天地間皆物也。皆物則皆道也。皆道則皆太虛也。皆太虛則皆我之心也。若雲而爛焉。雨而潤焉。山而青焉。水而流焉。鳥而飛焉。魚而泳焉。草而華焉。木而植焉。莫非物也。莫非道也。莫不混淪變化於此心。太虛之中矣。然天地則有內有外。有先有後。而此心

則徹內徹外。徹先徹後。感而遂通用之。無盡。是雖欲窮其用之所從來也。殆不可得而擬議而致思者。若也不識此心。而別求所謂心者。則皆妄心也。然妄心本無也。妄心既無。真心自見。余嘗以此心語人。而人未有不驚且駭者。然此心不傳久矣。而子其孰授之。林子曰。得之太虛。

天地萬物皆我身心

或曰。心之有定在也。豈非所謂制之一處。心

在腔子裡而心存耶。若夫心之無定在也。則吾不能知之矣。敢問。林子曰。五臟之心。猶五行之火也。石其有火乎。而擊之而火者。真火之蘊於其中矣。人其有心乎。而觸之而心者。真心之蘊於其中矣。故色之觸乎其目也。而心卽在目而能見矣。聲之觸乎其耳也。而心卽在耳而能聞矣。余嘗因是而推之。心本虛者。真心也。不有以觸之則已。苟卽其身而徧觸之。則皆身也。則皆心也。心其有定在乎。火

本無者。真火也。不有以擊之則已。苟卽其石而歷擊之。則皆石也。則皆火也。火其有定在乎。夫觀火則知心矣。而心則若是其無定在歟。林子曰。豈惟是哉。諸凡天之所以爲天地。之所以爲地。人之所以爲人物。之所以爲物。而覆幬而持載。而生生化化。莫非我之心也。而心則固若是其大矣。豈特石而擊之則皆火。身而觸之則皆心焉已哉。程明道曰。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

用。陳白沙曰。此理干涉至大。無內外。無終始。無一處不至。無一息不運。會此則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

或問徧觸之則皆心者。何也。林子曰。人其有心邪。其無心邪。若言有心也。而心則何其虛焉。而未嘗心邪。若言無心也。則不特循其身而觸之。無一處而非心也。又且渾其身而竝觸之。則竝皆心也。豈其心也。有在此而不在彼邪。此心之所以無定在。而以神用焉者也。

若火則亦有然者矣。石其有火邪。其無火邪。若言有火也。而石則何其冷焉。而未嘗火邪。若言無火也。則不特循其石而擊之。無一處而非火也。又且渾其石而竝擊之。則竝皆火也。豈其火也。有在此而不在彼邪。此火之所以無定在。而亦以神用焉者也。

心無內外

或問而覆幘。而持載。而生生化化。而先生則曰。莫非我之心者。何也。林子曰。道無內外。故

心無內外也。夫心無內也。而非無內也。無內而無非內也。今試以其內言之。天我也。內也。而天之所以覆幬者。莫非我也。莫非內也。地我也。內也。而地之所以持載者。莫非我也。莫非非內也。人我也。內也。而人與物之所以生生化化者。莫非我也。莫非內也。夫心無外也。而非無外也。無外而無非外也。今試以其外言之。天我也。外也。而天之所以覆幬者。莫非我也。莫非外也。地我也。外也。而地

之所以持載者。莫非我也。莫非外也。人我也。外也。物我也。外也。而人與物之所以生生化化者。莫非我也。莫非外也。若必曰內也。道其有內乎。心其有內乎。若必曰外也。道其有外乎。心其有外乎。故道也者。心也。心也者。道也。太虛而已矣。太虛其有內乎。其有外乎。或曰心無內外矣。昔聞有是言。而不知其義也。而子又曰。天地人物。非內非外。豈不令人驚愕駭聽。而心固有若是其大歟。林子曰。聖人之

心。如。止。水。矣。而。天。光。雲。影。相。為。徘徊。然。所。謂。天。光。雲。影。者。其。在。止。水。之。內。乎。其。在。止。水。之。外。乎。知。水。則。知。心。矣。而。其。心。之。虛。明。也。水。云。乎。哉。

明鏡止水之心

林。子。曰。夫。人。之。心。皆。明。鏡。也。而。聖。人。特。不。塵。之。爾。夫。人。之。心。皆。止。水。也。而。聖。人。特。不。波。之。爾。

鳶飛魚躍之心

林。子。曰。鳶。不。知。有。天。亦。不。知。有。飛。魚。不。知。有。淵。亦。不。知。有。躍。鳶。魚。之。所。以。飛。躍。飛。躍。之。所。以。上。下。者。果。孰。使。之。然。哉。故。得。之。於。心。通。之。以。神。乃。知。非。鳶。非。魚。非。飛。非。躍。也。亦。非。非。鳶。亦。非。非。魚。亦。非。非。飛。亦。非。非。躍。也。故。曰。會。得。時。活。潑。潑。地。

林。子。曰。所。謂。孔。顏。樂。處。者。乃。吾。心。之。鳶。飛。魚。躍。活。潑。潑。地。也。

即境即心

須讀其心
林子曰。花柳風月。總屬自家。觸處皆是境。則觸處皆是心也。

心之本體

林子曰。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者。心之本體本如是。而非有所強也。苟能克之。足以保四海者。心之本體本如是。而非有所加也。

天心

或問人也者人也。而人則安能心天地之心邪。林子曰。非以其人能心天地之心也。而以其人之心能心天地之心也。非以其人之心而後能心天地之心也。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者。此天心也。縱或未之能立也。縱或未之能達也。而吾之精神氣脈。蓋未嘗不與斯人之心相為流通。相為貫屬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天心也。縱或未之能安也。縱或未之能信也。縱或未之能懷

也。而吾之精神氣脉。蓋未嘗不與老少朋友之心。相爲流通。相爲貫屬也。疲癯殘疾之欲其得生。鰥寡孤獨之欲其得養者。此天心也。縱或未之能生也。縱或未之能養也。而吾之精神氣脉。蓋未嘗不與疲癯殘疾。鰥寡孤獨之心。相爲流通。相爲貫屬也。上而日月星辰。雨風露雷。欲其以順而以序。下而山川鬼神。鳥獸魚鼈。欲其咸寧而咸若者。此天心也。縱或未之能順也。縱或未之能序也。縱或未之

能寧。縱或未之能若也。而吾之精神氣脉。蓋未嘗不與日月星辰。雨風露雷。山川鬼神。鳥獸魚鼈。相爲流通。相爲貫屬也。夫如是。則吾之心。皆天之心也。旣曰皆天之心矣。不謂之入者。天地之心乎。

心大天地

林子曰。物。物也。人物也。天地亦物也。而心則非物。若心可得而物之。是亦物也。又安能妙萬物。然則心與天地孰大。曰心大。故天地也。

者。人資之以始。人資之以生者也。心也者。地資之以平。天資之以成者也。

林子曰。天也者氣也。而有未始氣者存焉。地也者形也。而有未始形者存焉。人也者形也。氣也。心也者。未始形也。未始氣也。人之所以小於天地者。非以其形乎。非以其氣乎。人之所以大於天地者。非以其心乎。

萬世不易之常心

林子曰。心也者。經也。萬世不易之常經也。經也者。心也。萬世不易之常心也。故六經也者。所以發明乎其心之經也。非以六經之文爲經也。然經之文。以文經也。萬世不可得而易也。故經之文。亦以名經。若夫三綱五常。禮之經也。萬世不可得而易也。九經。政之經也。萬世不可得而易也。而况心乎。禮非心不敘。政非心不飭。文非心不徵。

人心道心

林子曰。天命之謂性。心由性生也。而心屬火。

內之肝。心脾肺腎。猶外之木火土金水也。念常在於欲。卽謂之人心。念念常在於道。卽謂之道心。然以道存心。豈不善哉。特賢人特守之功。殊非聖人頭腦學問。忘其本根。不由中出。故曰惟微。若能知吾身之中。而允執之。則性由此立。道由此出。譬山下之泉。涓涓不竭。此象以養正。乃聖功之大也。

中心之心

林子曰。心卽中也。仁乃其中心之生生而不息者也。故曰中心安仁。命於此而立。性於此而存。易之所謂盡性至命者。在此中也。是中也。廣大配天地。著明配日月。變通配四時。屈伸配鬼神。聖經曰。在止於至善。以其止於其中。而喜怒哀樂之未發者。渾然在中。粹然至善也。故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性無不善。中者土也。而土之正色黃。故曰黃中。又曰安土。坤爲腹爲體。故曰居體。以其寂然也。故曰誠。以其不貳也。故曰一。以其原無邪。

曲也。故曰直。以其能陰能陽。能剛能柔。能仁能義。而天地人之道統於此也。故曰太極。又曰人極。又曰心極。心極者。中極也。又曰皇極。以之明三綱也。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以之明五常也。則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易知也。而靜專動直之機存焉。簡能也。而靜翕動闢之機寓焉。易謂之美在其中。孟子謂之仁義禮智根於心。此所謂心。乃中心之心也。譬磨之所以能旋轉者。以其心之在

中也。故曰中心安仁。天下一人而已矣。

無所倚之真心

黃生問曰。中心之心。非我之真心與。林子曰。中心之心。何思何慮之心也。殊塗同歸。百慮一致。謂之真心。不亦可乎。余每以此語人。乃今明言告汝。此亦非汝之真心也。若所謂真心者。蓋通於生死之故。而未嘗有存亡焉者。乃汝之真心也。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其旨微矣。余嘗深究其義。而反其詞曰。未知死。焉

知生。則孔子言外之旨。或得以益明。故我而生也。則中心之心。固在我矣。我而死也。則中心之心。寄在何處。豈不隨生而存。隨死而亡。而謂之真心不可也。若余之教。每曰始而存心者。存此心也。中而致虛者。心要放而不復存矣。終而復其虛之本體者。又且忘之。而不知有所謂心焉。不知有心。乃見真心。然此真心。果無所倚歟。林子曰。惡乎其有所倚也。然此心之分量。本自廣大。易之所謂周流六虛者。卽此心也。釋氏之所謂人死性不滅者。卽此心也。天地有壞。此心不壞。惟其不壞。故名真心。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而曰夕死可矣者。以此真心。不與天地而共壞也。第中心之心。則自孔孟以來。鮮有知之者。而况所謂無存無亡。而無所倚之真心邪。

論語集注卷之八

十一

林子

門人游萬雋校正

王應濂命梓

常道篇

或問一者其常乎。林子曰：常非一也。未始一者常也。又問未始一。林子曰：未始一者不二之一也。中庸曰：其為物不二。不二之一而徧滿於天地之內。天地之外只此一箇一爾。而無有二也。故天得此一以常而

魏四

清。地得此一以常而寧。日月得此一以常而明。四時得此一以常而序。孔子得此一以常而聖。老子得此一以常而玄。釋迦得此一以常而禪。余於是而知天地日月四時而聖而玄而禪。皆得此真常之道而不能外也。如此故作常道。林子兆恩。

或問道德經常道之旨。林子曰。乃常清靜經所謂真常之道也。壇經曰。佛性非常非無常。若曰有常。則便有無常。若曰無常。則便有有常。而非常非無常者。乃是不二甚深法門。而不落於斷常邪見矣。

林子曰。夫道元不屬於有無也。若道屬於有。有而復無。則是斷常而非道矣。若道屬於無。無而復有。則是斷常而非道矣。故以有而道。道。而道非有也。有則不可以道道。以無而道。道。而道非無也。無則不可以道道。故曰道可道非常道。然而道終不可得而道乎。林子曰。余今以釋氏色空二字之義而例言之。故色

可道也。空亦可道也。而色空俱泯。不可得而道矣。有可道也。無亦可道也。而有無俱泯。不可得而道矣。

或問夏語有曰道其無乎。而今乃曰道不屬於有無者。何也。林子曰。汝以為道其有乎。汝以為道其無乎。夫無固不可得而道矣。而况無無者乎。故無無無有。而道之體何其寂然而無朕也。而無而有。而道之用何其周流而莫測也。夫既曰無無無有。而又曰而無而有。

者。何也。林子曰。道非無也。而無則皆道也。道非有也。而有則皆道也。無而有。有而無。無無而有。無有而有。有道其可得而有乎。道其可得而無乎。孔子曰。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道其隱於有乎。道其隱於無乎。而孔子則與道為一者也。而有而無。而有無俱泯。而語而默。而語默兩忘。一皆道也。何隱之有。此道之所以為大而聖人之太。大於道而已矣。

道德經曰。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林子曰。無無無有者。天地之始也。自無而有者。萬物之母也。然有即色也。而色有色相。故可得而道之矣。而亦可得而名之矣。無即空也。而空有空相。故可得而道之矣。而亦可得而名之矣。至於無有無無。無色無空。夫誰得而道之矣。夫誰得而名之矣。

林子曰。不知常。其能虛乎。不致虛。其能靜乎。故常則能虛。虛則能靜。既虛而靜。則有許多生意發出來。故曰。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萬物雖曰並作而芸芸。而未有不歸復其根。由是而靜。由是而復命。至於復命。乃可以言常。常則虛極。而有不明乎。不常不明。此其所以妄作而凶也。惟常乃容。無不包也。惟容乃公。無不周也。惟公乃王。蕩蕩而無有偏黨也。惟王乃天。浩浩而無不覆幬也。容而公。公而王。王而天。此真常之道。所以歷萬劫而不壞也。故曰。久我既得真常之道矣。身雖沒焉。而

真常之道。其可得而壞乎。故曰不死。夫曰久。曰不死者。是乃老子所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也。或曰。老子豈不以長生為學邪。林子曰。老子之所謂久視者。老子之所以長生也。豈非虛空中。一點性靈。炯炯長存。而與道相悠久而不殆邪。

林子曰。老子之學。非以學長生也。若老子以長生為學而長生矣。乃今老子果何在邪。或問老子之學。不長生矣。而天下萬世之所以學老子者。何學也。林子曰。乃以學老子之長生也。夫既曰不長生。而又曰學老子之長生者。則弟子之惑滋甚。林子曰。汝其反觀何者。是汝之所以不壞。不與汝形而共斃也。故長生不長生。不長生而長生者。豈非所謂先天地生。而為天地之始者。不可得道。不可得名。而死而不亡者。長生乎。

或問長生有諸。林子曰。余不知有長生。而余之所謂長生者。以無生為生也。故常道也者。

無生也。無生也者。長生也。

或問無生長生。林子曰。沒身不殆。老子之常道。老子之長生也。夕死可矣。孔子之常道。孔子之長生也。心不生滅。釋迦之常道。釋迦之長生也。

周子曰。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周子此言。本之老子。老子曰。天下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夫

諸侯命之於天子。大夫命之於諸侯。而人尊之。而人貴之。而道德之尊貴。則曷嘗有命之於人哉。乃本之真常之性。自然而然也。

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何謂也。林子曰。欲也者。欲之也。將之之義也。意也。我欲意如此。而云云也。余於是而知不安排。不擬議。而出於常道而自然者。無欲也。而安排。而擬議。而不出於常道而自然者。有欲也。故我以無欲觀之。不安排。不擬議。自然

常道篇
而然。而衆妙之門以啓。可以知其妙矣。若我以有欲觀之。而安排。而擬議。則衆妙之門不啓。既非常道。便不自然。而又安能不落於徼。邪。或問何者。謂之徼。林子曰。徼。一偏也。而孔子之聖。無意者也。故曰妙。

釋氏曰。天地有壞。這箇不壞。何謂也。夫既無天地矣。則此這箇也。畢竟安在何處。林子曰。未有天地。先有這箇。而天地非此這箇。則又安所成其覆載之能乎。汝以為此這箇。果何

物也。釋氏所謂識此這○麼。這箇也者。這○也。太虛也。太虛無朕。而天地乃此這○中之一物爾。壇經曰。劫火燒海底。風鼓山相擊。真常寂滅樂。涅槃相如是。真常也者。這○也。豈惟聖人。而天地亦有此這○。天地之這○。天地之真常也。汝以為天地有壞。而天地之真常。其有壞乎。其不壞乎。其有所安之處乎。其無所安之處乎。知天地則知聖人矣。余嘗有言曰。天地無形氣。聖人無心身。心身都是假。

形氣亦非真。夫豈其有此心身。而聖人之這
○然後有可安之處乎。亦豈其有此形氣。而
天地之這○然後有可安之處乎。縱或有可
安之處。則亦無可安之物也。然而無可安之
處。無無可安之處。無可安之物。無無可安之
物。語大語小。莫載莫破。其為處也。不可得而
限量之矣。真為物也。不可得而擬議之矣。
白真人曰。形中以神為君。神乃形之命。神中
以性為極。性乃神之命。林子曰。形生於神者。

命也。形離神則形壞。神生於性者。命也。神離
性則神滅。故見性盡性。而元命自我作矣。孔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夫曰可者。豈曰不屬
於形。而形則有時而壞邪。抑且不屬於神。而
神亦有時而滅也。余於是而知古人之所謂
長生不死者。而形而神。皆非所論也。

或問性本空也。而况命乎。然則命其不屬之
無乎。林子曰。命若屬之無矣。而天地萬物。安
所資之。以為命也。又問命其不屬之有乎。林

子曰。命若屬之有矣。而天地萬物。又安所資之。以為命也。然則命其有邪。其無邪。其非有邪。其非無邪。林子曰。無命則無生。有命則有壞。故天地萬物皆有壞時。而自有不壞者在也。

或問我之命。其不屬之我乎。林子曰。我之命而屬之我矣。則我可以長生。可以不死。若我也不能長生。不能不死。則我之命。不屬之我也。明矣。

或問天之命。其不屬於天乎。地之命。其不屬於地乎。林子曰。若天之命之屬於天也。天則不壞。至於天之氣。亦有壞時。則命之不屬於天也。可知矣。若地之命之屬於地也。地則不壞。至於地之形。亦有壞時。則命之不屬於地也。可知矣。天地且然。而况人乎。而况於人之心若身乎。

或曰。我命由我不由天者。何也。林子曰。此乃養成之效驗也。余所謂自立性命者。其此之

謂與。夫既曰自立性命矣。則命自我立。夫誰得而死之。故天則有時而壞。而其所以主乎天者。無時而壞也。地則有時而壞。而其所以主乎地者。無時而壞也。人則有時而壞。而其所以主乎人者。無時而壞也。

林子曰。知命則可以仁吾身。可以仁斯人。可以仁萬物。可以仁天。仁地。天地人物。皆是吾身之一氣。而吾身之氣。豈不流行於天地。長育乎人物邪。然氣原於命。故天地人物之氣。

皆是我之氣。則天地人物之命。皆是我之命。由是觀之。天地人物之氣。雖有壞時。而天地人物之命。安有壞時。夫我之命。既與天地人物爲命矣。則這箇天地。雖有壞時。而那箇天地。亦開亦闢。我與天地。同其開闢。而安有壞時。這箇人物。雖有壞時。而那箇人物。化化生生。我與人物。同其化生。而安有壞時。此乃長生之學之真實義也。

林子曰。聖人之至命。非曰能了己之命已也。

亦且能了人了物之命矣。非曰能了人了物之命已也。亦且能了天了地之命矣。蓋天地人物莫非我也。天地人物之命莫非我之命也。我既能了已之命矣。則天地人物自有不壞者在焉。此聖人盡性至命之極功也。

林子曰。人能了性命。虛空都是我。人能了性命。虛空不是我。而曰虛空不是我者。以我有所以能運虛空者在也。

或問天地我與。林子曰。天地之呼吸。我之呼吸也。非我而何。又問太虛我與。林子曰。太虛之呼吸。我之呼吸也。非我而何。然則我其天地。我其太虛與。林子曰。太虛之呼吸。通於天地而為一息也。天地之呼吸。通於吾身而為一息也。或人疑之。林子曰。吾身之呼吸。通於天地而為一息也。天地之呼吸。通於太虛而為一息也。故天地之形氣壞矣。而天地之虛空。則自有運虛空者在焉。惡得而壞諸。吾身之心身壞矣。而吾身之虛空。則自有運虛空

者在焉。惡得而壞諸。

林子曰。闔闢之機。呼吸之義也。故吾身之呼
吸。以胎。吾身之陰也。天地之呼吸。以胎。天地
之陽也。虛空之呼吸。以胎。其陽之所以為陽
也。夫陽之所以為陽者。其有陽乎。其無陽乎。
不可得以陽而名之。非無陽也。非無無陽也。
故有陰則有壞。有陽則有壞。而至於非無陽。
非無無陽。夫誰得而壞之。

易曰。闔戶之謂乾。闔戶之謂坤。一闔一闢之
謂變。故始而以吾身之乾坤而闔闢之。則自
然有一點真陰之丹。落乎其間矣。既而以天
地之乾坤而闔闢之。則自然有一點真陽之
丹。落乎其間矣。終而無天無地。無乾無坤。既
無乾坤。安有闔闢。則自有不乾之乾。不坤之
坤。不闔之闔。不闢之闢。不屬於吾身。不屬於
天地。萬古所不能壞一點之真丹。落乎其間
者。其殆不可得而擬議之。不可得而名言之
者乎。

或問林子所言。出自何經。林子曰。夫言必出之經固也。而古先最初作經之佛。又襲何經而能作此經邪。余則以為即心即佛。即佛即經。經固在我之佛。而佛亦在我之心矣。然而以心為經也可乎。林子曰。釋迦以其心之正覺而佛之。乃作佛經。老子以其心之正覺而道之。乃作道經。孔子以其心之正覺而儒之。乃作儒經。故心外無覺。覺外無經。

林子曰。我之心。聖人之心也。而聖人之心。則以我之心。而心之。以為萬古常寂之正覺也。我之覺。聖人之覺也。而聖人之覺。則以我之覺。而覺之。以為萬古不易之常經也。

林子曰。夫經不本之正覺矣。而謂之萬古不易之常經也可乎哉。夫覺不本之真心矣。而謂之萬古常寂之正覺也可乎哉。

林子曰。天地聖人無異心也。惟其無異心也。故其無異覺。惟其無異覺也。故其無異經。或問曰。天地豈有經與。林子曰。汝以何者為經。

汝豈非以聖人之。六籍以為經與。然聖人之
六籍。乃聖人之經之文而非經也。天地之所
以不壞者。天地之經也。聖人之所以不死者
聖人之經也。

林子三教道統中一經序

向甲申歲

先生駐會三山屬盛夏一日率余
羣小子乘涼於城南之龍臺冢高
處而不肖標洎林君榮林君公鏘
張君思滄鄭君夢舉陸君大經游
君萬儁王君亨仲袁君希朱林君

常春咸與焉頃天風徐來人境俱
寂

先生欲敘三教道統之所由傳為
余羣小子演說中一真經且出其
圖以示至竟日而後返遂命筆記
之有三卷題曰林子三教道統中
一經業已行之宇內靡不人人莊

誦之矣茲新寧丘君紹渠姪道化
曾君子極梁君維翰申屠君啓明
永陽朱君廷用王融陳君鳴時晉
安林君中楠中樾每以介贄晚弗
及親見

先生為憾既而檢獲是經捧誦再
四作而言曰文不在茲乎予私淑

諸人也卽欣然翻為書本付之梓
流以便全志之觀覽云

皆

萬曆庚子歲夏月穀旦門人陳標
百拜序于三山之夏一堂

中一經序

自昔聖人有作莫不揭道統之傳
冀以及夫天下萬世也於是垂之
訓誥筆之編章俾繼聖而興者皆
得緣是心領而神會也

先生中一經之旨蓋謂是歟經之
中堯舜之中也經之一孔子之一

也。面之太虛先天之義。皇也。面之太極後天之姬文也。三教之一道。三才之一理。盡之矣。若夫得之語言文字之中。悟之語言文字之表。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余小子何敢知。

後學門人梁維翰重序

余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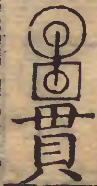
先生中一經。嘆曰。大哉道乎。至哉教乎。或以儒道釋之。各自分門。各自別類也。豈其然哉。以古今時之不相及。天地人之不同條也。亦豈其然哉。至道渾沌。至道無名。吾心之神聖。天地之清寧。只此一脈也。

中一之旨微矣蓋
 先生之道未始中未始一之道也
 故先生之經有中而一一而中之
 旨也繼往聖開來學大具千聖揔
 持之門余固有志而未逮私心竊
 向往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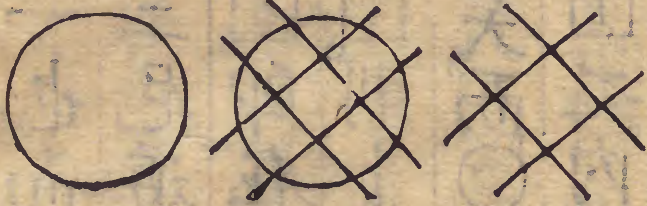
後學門人朱廷用謹跋

林子三教道統中一經卷上

儒而聖道而玄釋而禪妙用總持都歸



太虛先天圖



太極後天圖



上而天中而人下而地化機參兩豈外庸

林子曰。□者中也。而所謂□與○者。亦皆中也。○者一也。而所謂一與•者。亦皆一也。

林子曰。三尼道統。不言□則言一者。何也。蓋言一。則□即在於一。而一也者。所以貫乎其□矣。言□則一即在於□。而□也者。所以得乎其一矣。而○而•亦復如是。

林子曰。□之內。只畫一一者。何也。以其自上而下。心歸於腎也。故从一。○之內。只點一者。何也。以其從外而入。前返乎後也。故从•。

一也。也。非有二也。然而一也。則有一貫之義。也。則有立極之義。是皆不可不知也。

林子曰。無極而太極也。從外而入。現此一。不謂之太極而何。吾道一以貫矣。自上而下。直在其□。不謂之一貫而何。

林子曰。唐堯以道統而傳之舜也。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豈不以•之太極。而立乎其○邪。孔子以道統而傳之參也。曰吾道一以貫之。豈不以一之一貫。而敬以直內邪。

林子曰。直也者。入直之義也。敬而存之。存而守之者。直也。故直也者。心主乎□。而神守其舍也。孔子曰。人之生也直。蓋此心元在於我之真去處。而本直也。而以直養之。乃所以復其人生之本始之本如是也。

林子曰。□也者。太虛也。夫惟其□之太虛也。故其庸而無所不宜者。□庸也。也者。太極也。夫惟其。之太極也。故其貫而無所不達者。一貫也。

林子曰。庸作用釋。其曰都歸一貫者。都歸於一而貫之也。其曰不外□庸者。不外乎□而用之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夫既曰未發。而又曰天下之大本。而謂之不偏之謂中可乎。既曰發而皆中節。而又曰和者天下之達道也。而謂之不易之謂庸可乎。中庸曰。君子依乎中庸者。蓋謂其依乎中而用之也。又曰用其中於民者。蓋

中庸
卷上

謂其用其中以治民也。由此觀之。則所謂庸者。豈非用字之義邪。

林子曰。□也者中也。虛空本體。而無所不庸也。一也者一也。真一無二。而無所不貫也。今以河圖之數言之。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六十四。豈曰八八六十四。而無所不庸。無所不貫焉已哉。而至於百千萬億。無窮無盡。不可得而勝紀者。則亦無所不庸。無所不貫矣。今又以洛書之數言之。而三。三而九。九

九八十一。豈曰九九八十一。而無所不庸。無所不貫焉已哉。而至於百千萬億。無窮無盡。不可得而勝紀者。則亦無所不庸。無所不貫矣。

林子曰。儒而聖也。以□以一而開道統之傳矣。故曰執□。曰一貫道而玄也。以□以一而開道統之傳矣。故曰守□。曰得一。釋而禪也。以□以一而開道統之傳矣。故曰空□。曰歸

林子曰。儒氏聖。所謂頭腦學問。本源工夫。非特曰執□一貫焉已也。其曰安汝止。欽厥止。良其止。止其所。緝熙敬止。在止至善。黃中通理。正位居體。思不出位。立不易方。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渾然在中。粹然至善。誠盡處。腔子裏。樂處。方寸。神明之舍。道義之門。活潑潑地。樂在其中。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天下歸仁。退藏於密。何思何慮之天。不識不知之地。難以悉紀。要

而言之。無非為此□也。無非為此一也。無非為此道統之傳。天下後世。見知聞知計也。

林子曰。道氏玄。所謂頭腦學問。本源工夫。非特曰守□得一焉已也。其曰玄牝之門。天地之根。生身處。復命關。金丹之母。玄關之竅。凝結之所。呼吸之根。甲乙壇。戊己戶。心源。性海。靈府。靈臺。蓬萊島。硃砂鼎。偃月爐。神室。氣穴。土釜。谷神。靈根。欄柄。坎離。交媾之鄉。千變萬化之祖。生死不相關之地。鬼神覲不破之機。

難以悉紀。要而言之。無非為此□也。無非為此卜也。無非為此道統之傳。天下後世。見知聞知計也。

林子曰。釋氏禪。所謂頭腦學問。本源工夫。非特曰空□歸一焉已也。其曰不二法門。甚深法界。虛空藏。寂滅海。真實地。總持門。彼岸淨土。真境。心地。極樂國。如來藏。舍利子。菩薩地。光明藏。圓覺海。般若岸。法王城。西方天堂。空中。真際。這箇三摩地。華藏海。陀羅尼門。不動

道場。波羅蜜地。難以悉紀。要而言之。無非為此□也。無非為此卜也。無非為此道統之傳。天下後世。見知聞知計也。

林子曰。圖之□虛者。天地之心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然而見而有所於見乎。見而無所於見乎。無所於見乎。無所於不見乎。然亦不可以見見。亦不可以不見見。見而不見。不見而見。則自有真見者在焉。不可不知也。林子曰。✕之◇者。吾身天地之間。而易簡之

理得矣。故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而天地人之理。具於此也。皇帝王之道。備於此也。仁義禮智。根於此也。先聖後聖。見知聞知。斯道之傳。統於此也。卽此為學。便是天德。卽此為治。便是王道。

林子曰。自其未變者觀之。則曰爻者效此也。心之未萌。卽爻之體。而天地萬物之靜時。太極本無極也。自其變者觀之。則曰爻也者。效天下之動也。心之既萌。卽爻之用。而天地萬物之動時。無極而太極也。

林子曰。爻之□。心本虛也。以效天下之動。則爻之○。而吾身天地之心見矣。

林子曰。學从爻。覺亦从爻。蓋指吾心之爻之□而言之也。虛空本體。本體虛空。然吾心之爻之□。堯舜允執厥中之中也。□本虛也。而易之爻。蓋以象人之真心。而虛其□也。豈非所謂天下何思何慮。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者與。故卽此虛□而學焉。則為心學。德性

之真知也。由此虛口而覺焉。則為先覺。寂感之自然也。

林子曰。論語所云天下歸仁。蓋言我之仁歸於我之天下也。歸於我之天下者。歸於我之真去處也。蓋父母之所以胎我者在此。而我始生一點之仁。即落乎其○矣。故謂之○。惟此○也。能包天地。能運虛空。而天地從此出矣。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百慮而一致。天下何思何慮。只此四句。而用天

下者三。聖人之言何其贅也。然聖人之言不贅也。學者誠能知此三天下之微旨。則所謂口所謂一者。思過半矣。

林子曰。口也者。體也。一也者。用也。易曰。寂然不動者。口之體所由以大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一之用所由以神也。

林子曰。口也者。中也。其口乎。其不口乎。其不口而口乎。而口之庸也。蓋有莫窺其朕矣。一也者。一也。其一乎。其不一乎。其不一而一乎。

而一之貫也。蓋有莫測其機矣。

林子曰。謂先天為無極者何也。茫乎無朕而未始。者。虛空也。虛空無際。故能通乎天地之外。而與太虛同體矣。謂後天為太極者。也。者數之始也。夫既拘於數矣。豈其能超出乎天地之外。而與太虛同體者哉。

林子曰。汝甚毋以夫人之身。眇乎其小矣。若也能忘其心身。而不為形氣之所拘也。則其虛空也。豈其不能徧滿於天地之內。而與天地同體者哉。至於能忘天地。而不為天地形氣之所拘也。則其虛空也。豈其不能充周於天地之外。而與太虛同體者哉。

林子曰。河圖而虛其中者。釋氏則謂之○。余則謂之⊗。所謂能會這箇麼者是也。洛書而實其中者。道家則謂之○。余則謂之⊗。所謂一點靈光者是也。

林子曰。心之□。心本虛也。得其一焉。而心之靈竅七。而無所不貫矣。身之□。心本虛也。得

其一焉。而身之大竅九。小竅八萬四千。而無所不貫矣。天地之□。心本虛也。得其一焉。而天地之大竅小竅四通八達。無數無盡。而無所不貫矣。

林子曰。天之□虛也。地之□虛也。人之□虛也。虛虛相通。共成一片。其儒氏聖所謂太虛同體者乎。道氏玄所謂空無所空者乎。釋氏禪所謂本體虛空者乎。

林子曰。竅以虛而開。虛以竅而達。此□之所以庸。而一之所以貫也。

林子曰。惟此一竅。乃老子所謂玄牝之門也。竅中亦復有竅。然吾身亦有天地。亦有太虛。吾身之太虛。則以天地為竅。吾身之天地。則以吾身為竅。而推原其本。豈有外於吾身竅中之竅邪。故以此竅而身之。卽是一人之身。焉爾已。擴之而身天地也。不以天地之大。以為吾之身乎。充塞兩間。參贊化育。又擴之而為吾之身乎。以太虛之大。以為吾之身乎。包

羅無際。幹旋天地。

林子曰。玄牝之門。譬蓮子也。而非堯舜之所謂中者乎。為天地根。譬蓮子之心也。而非孔子之所謂一者乎。此心未芽。生道在中。此心既芽。生意不息。而非余之所謂一在於田之中者一乎。故曰。仁。人心也。而釋氏之所謂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亦是此意。由是觀之。三教之道。曷嘗有不同哉。但後世之儒。元不識仁。而溺聞以支。後世之道。元不識根。而玄遠以

蕩。後世之釋。元不識心。而苦空以槁。此三氏之教。所由裂而分也。

林子曰。三氏之教。□而已矣。而執□。而守□。而空□之外。無異教也。一而已矣。而主一。而得一。而歸一之外。無異教也。故儒教乃自執□。主一。發出來。而聖也。道教乃自守□。得一。發出來。而玄也。釋教乃自空□。歸一。發出來。而禪也。若也不知有□。不知有一。其將何以執而主之。守而得之。空而歸之。便是三氏之

異端。而謂之儒而能聖。道而能玄。釋而能禪。則吾不能知矣。

林子三教道統中一經卷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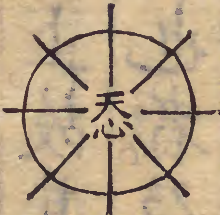
林子三教道統中一經卷中

天地人已列三才妙用非我還是我

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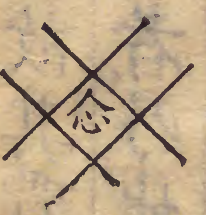


地



人

圖



儒道釋今標一夏總持是心却非心

林子曰。殺也者。乃天之卦爻也。而天之心。能通於九地之下。故其貫也。則自上而下。直養而無害也。舉也者。乃地之卦爻也。而地之心。能通於九天之上。故其貫也。則自下而上。直養而無害也。☵也者。乃人之卦爻也。亦一天而舉也。亦一地而舉也。而直養無害。豈其不能上塞乎天。下塞乎地邪。故孟子直養之旨。以法天也。以法地也。故曰塞乎天地之間。林子曰。不曰上天下地為然也。至於東而西

之。而極其西之所至者。則皆一也。則皆一之所貫也。西而東之。而極其東之所至者。則皆一也。則皆一之所貫也。南而北之。而極其北之所至者。則皆一也。則皆一之所貫也。北而南之。而極其南之所至者。則皆一也。則皆一之所貫也。又曰。東西南北四方為然也。至於東南而西北之。而極其西北之隅之所至者。則皆一也。則皆一之所能貫也。又至於東北而西南之。而極其西南之隅之所至者。則

皆一也。則皆一之所能貫也。

林子曰。□無不包。非□非非□。而自有真□者在焉。不可不知也。一無不貫。非一非非一。而自有至一者存焉。不可不知也。

林子曰。○者太極也。太極而陰陽。陰陽而五行。五行變化而生萬物。所謂一以貫之也。

林子曰。止至善者一也。德胥此而明。民胥此而親者。一以貫之也。

林子曰。根心者一也。而粹面而盎背。而施於四體。一以貫之也。黃中者一也。而通理而居體。而發於事業。一以貫之也。至誠者一也。而載物而覆物。而悠久成物。一以貫之也。

林子曰。性與天道。皆備於吾心。堯舜之□。吾心孔子之一也。易曰。盡性至命。而人之性。物之性。天地之性。亦皆備於吾心。堯舜之□。孔子之一矣。然有命而後有性。性既不可得而言矣。而况命乎。其曰天道者。蓋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天也者。自然而已矣。性命於天。道率

乎性。夫誰得而言之。夫誰得而聞之。若子貢則求之言矣。故曰不可得而聞也。

林子曰。若欲至命。必先盡性。若欲盡性。必先見性。夫性□而已矣。故能見性。豈其不得未發之□耶。若未見性。而所謂下學工夫。定體之□。不可不知也。性一而已矣。故能見性。豈其不悟不二之一耶。若未見性。而所謂下學工夫。定在之一。不可不知也。性誠而已矣。故能見性。豈其不契天道之誠邪。若未見性。而

所謂下學工夫。人道之誠。不可不知也。

林子曰。何以謂之未發之□也。充滿於上天。下地而無盡藏者。無□而無不□也。何以謂之不二之一也。充滿於上天下地而不可紀者。無一而無不一也。何以謂之寂然不動之誠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而不可得而測量者。無誠而無不誠也。

林子曰。若以其□之有所謂喜怒哀樂也。則未發之□。而所謂喜怒哀樂者。着在何處。若

以其□之無所謂喜怒哀樂也。則既發之際。而所謂喜怒哀樂者。從何而來。此其所以為空□。而真空不空也。

林子曰。無定在之□者。未始□也。然以其具此□也。故亦曰□。汝以為喜怒哀樂之未發。其□乎。其非□乎。若即謂之□固不可也。若即謂之非□亦不可也。非□而□。□所從出。而虛空之無盡。則亦何者非我之□乎。

林子曰。天命之性。喜怒哀樂未發之□也。□則天下無餘道矣。致□。則聖人無餘學矣。位天地。育萬物。則古今無餘事矣。故要做聖人者。亦惟自己身□。討箇天命之性已爾。而非他也。

林子曰。未發之□。而天地萬物得之以為命。以為性也。我能致□矣。而天地萬物之性之命。則皆在於我矣。我以天地之性之命。以位天地。而天地有不位乎。我以萬物之性之命。以育萬物。而萬物有不育乎。

林子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口者。我之本體。我之太虛也。我而致其口焉。以復還我之本體。我之太虛也。我之本體既太虛而口矣。則和自生。和既生矣。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皆由此出。一切現成。豈其有所於倚而為之者乎。林子曰。天地位之位。乃職位之位也。天在上而得其司覆之職。以無忝乎其位者。豈非聖人之有以參天而成其能乎。地在下而得其司載之職。以無忝乎其位者。豈非聖人之有以兩地而成其能乎。故曰天地無全能。要之其機在我而非誣也。

林子曰。汝其知堯舜之口乎。而口者非他也。口即一也。汝其知仲尼之一乎。而一者非他也。一即口也。然而口也。一也。豈其有定在乎。由是而天。而地。而日月。而山川。而昆虫草木。而生化化之無盡者。亦皆我之口也。亦皆我之一也。若必以其有定在也。而求所謂口。所謂一焉者。即非聖人之口。聖人之口一矣。

林子曰。未發之□者。□也。而執□也者。執此
□也。而其心則在乎我之真腔子裏。而非他
也。真一之丨者。丨也。而主丨也者。主此丨也。
而其心則在乎我之真腔子裏。而非他也。渾
然粹然而至善者。至善也。而止於至善也者。
蓋不過以其□而執之。丨而主之。無不在我
之真腔子裏。渾然粹然而至善也。

林子曰。何以謂之至善也。渾然在中。粹然至
善。乃吾心之真去處。本如是。其至善也。故知
止於至善矣。可以定靜安慮。可以格致誠正。
可以脩齊治平。若儒氏而知所以止至善焉。
而聖固在我矣。道氏而知所以止至善焉。而
玄固在我矣。釋氏而知所以止至善焉。而禪
固在我矣。至於為君者而止於至善焉。則未
有不能仁者也。為臣者而止於至善焉。則未
有不能敬者也。為子者而止於至善焉。則未
有不能孝者也。為父者而止於至善焉。則未
有不能慈者也。當仁而即仁。當敬而即敬。當

孝而卽孝。當慈而卽慈。隨感而應。無乎不善。故曰在止於至善。夫至善也者。至善也。□由此而庸。卜由此而貫。余於是而推言之。時而窮也。而知止此至善焉。則能獨善其身。可以耕稼。可以陶漁。可以飯糗茹草。若將終身。時而達也。而知止此至善焉。則能兼善天下。可以明物。可以察倫。可以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余於是而復推言之。至善之地。而天地健順之至德。固在我矣。苟能知所止而止之。天地有不自我而位乎。至善之地。而民物胞與之。分量固在我矣。苟能知所止而止之。萬物有不自我而育乎。

林子曰。果實之仁。○有一點者。太極也。而抱之以兩者。一陰一陽也。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故易也者。兩而化也。太極也者。而神也。而無極也者。未始也。先天也。故以此一點之仁。而敦養於土。○之中。而勿忘。而勿助。非所以立吾身之太極乎。此入門最為真切。

林
道
之。一。大工夫也。若蓮子之屬。○有一。一。而抱
之以兩者。非所謂一以貫之邪。一而二。二而
三。三生萬物。故曰得其一。萬事畢。

林子曰。人有人極。而中道而立者。人建其有
極也。性由此而盡焉。命由此而至焉。不惟脩
之於身為然也。而舉而措之天下。則有不能
外矣。皇有皇極。而中天下而立者。皇建其有
極也。百官由此而正焉。萬民由此而治焉。不
惟觀之人道為然也。而遠而察之天道。則有

不能違矣。天有天極。而衆星共之者。天建其
有極也。四時由此而行焉。萬物由此而生焉。
夫天且不違矣。而况人乎。而况皇而出治。聖
而為學乎。是故君子貴立極也。

林子曰。堯舜之○本虛也。而其○之本虛。則
自然有一點之仁。主於其○焉者。○之也。
故儒氏之安安者。於其所當安者而安之也。
二氏之止止者。於其所當止者而止之也。而
其所謂安安而止止者。靜亦安。動亦安。安於

其所而自不搖也。靜亦止。動亦止。止於其所而自不遷也。豈曰無終食之間違仁焉已哉。而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矣。故曰學而時習之。念念常在於仁。無時而非學。無時而非習也。

林子曰。不多學。不多識。而聖人之作聖也。予一以貫之矣。不逆詐。不億不信。而聖人之是賢也。抑亦先覺乎。

林子曰。孔子一貫之旨。與釋老之得一歸一不殊也。曾子闡其學而為至善之旨。子思明其道而為未發之口。若子貢之多識以為學。猶商賈之殖貨以為富也。孔子嘗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又曰。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予一以貫之。若宋儒之所謂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乃子貢之多識以殖貨也。而大學格物之微。殆非窮至事物之謂矣。朱子晚年定論有曰。向來以察識端倪為格物致知實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豈其晚

年方有悔心耶。

林子曰。見聞之知。非不美也。而孔子亦謂之知之次矣。但以見聞之知。而牯其心焉。則德性不尊。德性既不尊矣。則安有所謂德性之知邪。若所謂德性之知者。亦惟能執堯舜之。能貫孔子之。而得其所謂真消息者爾。見知聞知。曠世相感。而道統之傳。有不在茲乎。

林子曰。昔余習舉子業。曾撰著執。一貫二

章講義。時咸謂余所以發之文辭者。真有得於堯舜仲尼授受之旨矣。余亦欣然。自以為得。至一二年。方始覺悟。自以為所以發之文辭者。體之於身。茫然不知所謂。徒以影響古人之糟粕已爾。不惟以之欺人。亦且以之自欺。痛自悔訟。遂棄去舉子業。而為聖賢之學。必求其所以體之於身。得之於心。見之於行者。豈敢復為口耳之贅。徇外之學哉。惟汝等相與勉之。共作天地間第一等人物也。

林子曰。汝等有以身富貴而不能事心為憂者。亦有以身貧賤而不能事心為憂者。殊不知汝之富貴。不大堯舜。而堯舜猶能執□。汝之貧賤。不過孔魯。而孔魯亦曰□貫。

林子曰。如不欲執堯舜之□。貫孔子之□。以得吾之所謂真消息者。則亦已矣。如欲執堯舜之□。貫孔子之□。以得吾之所謂真消息者。必須有大力量。有大信心。發大勇猛。發大精進。如為將者。不有其身。不有其家。又且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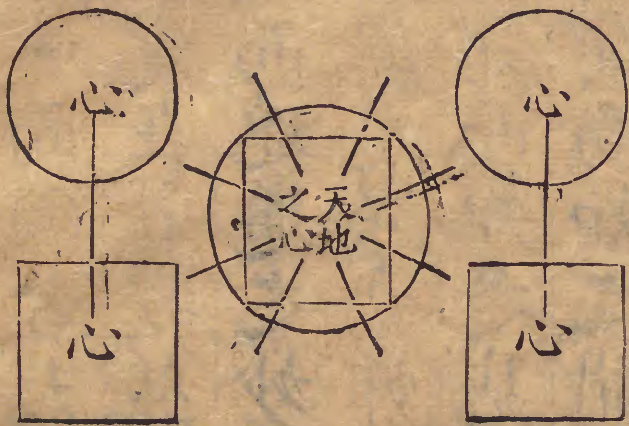
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當死了一般。然後可為也。如有一念之稍違乎□也。一事之稍違乎□也。一時一刻之稍違乎□也。豈曰從事孔門心法。而能得吾之所謂真消息者哉。如有造次之稍違乎□也。一也。顛沛之稍違乎□也。一也。不睹不聞之稍違乎□也。一也。豈曰從事孔門心法。而能得吾之所謂真消息者哉。

林子三教道統中一經卷中

林子三教道統中一經卷下

具大總持門若儒道釋之度我度他皆從這裏

天圓地方圖



能知真實際而天地人之自造自化只在此中

林子曰道原於。統於。而。者無極而太極也。而。者太極本無極也。余於是而知。無定在者。寂然不動之本體也。無不貫者。感而遂通之妙用也。

林子曰。唐虞之際。堯舜其開道統之傳乎。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見知此也。見知此也。若湯則聞而知之。聞知此也。聞知此也。至於商之世。而道統之傳。又屬於湯矣。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見知此也。見知此

也。若文王則聞而知之。聞知此也。聞知此也。至周之時。而道統之傳。又屬於文王矣。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見知此也。見知此也。若孔子則聞而知之。聞知此也。聞知此也。

林子曰。聖門之執。玄門之守。釋門之空。而。其所謂者。皆指心是地而言也。聖門之。玄門之得。禪門之歸。而。其所謂者。皆指性是王而言也。

林子曰。禪門而空。歸一者。以其一而歸乎其□也。玄門而守。得一者。以其一而守乎其□也。至於堯舜之□。孔子之一。亦復如是。余於是而知有□。則有一。一而非□。則非聖人之所謂一也。有一則有□。□而非一。則非聖人之所謂□也。故孔子之一。以其□之一而貫之也。堯舜之□。以其一之□而執之也。林子曰。允執之□。發皆中節。致□致和。以位以育。不見而章。不動而變。而凡有血氣。莫不以

真親者。皆由此□出矣。非仁而何。非丹而何。貫之一。一而二。二而三。三生萬物。上而天也。而日月。而星辰。而照而臨。下而地也。而山川。而河嶽。而流而峙。中而物也。而親上。而親下。而竝育。而不相為害。皆由此一而生矣。非仁而何。非丹而何。林子曰。□而未始□。不可得而□也。而况可得而執乎。而其所可得而執者。未始□而□也。一而未始一。不可得而一也。而况可得而

貫乎。而其所可得而貫者。未始一而一也。故未始□未始一者。老子所謂無名天地之始也。何有於丹。何有於仁。而□而一者。老子所謂有名萬物之母也。夫是之謂丹。夫是之謂仁。既得其母。復返其始。乃余三教之本旨。入門而極則也。

林子曰。世之學宣尼之學。而以儒名者。委不知宣尼之□之一。而曰宣尼之□之一。殆非清尼牟尼之所能及也。問之□何以執之。不

知也。問之□何以貫之。不知也。世之學清尼之學。而以道名者。委不知清尼之□之一。而曰清尼之□之一。殆非宣尼牟尼之所能及也。問之□何以守之。不知也。問之□何以得之。不知也。世之學牟尼之學。而以釋名者。委不知牟尼之□之一。而曰牟尼之□之一。殆非宣尼清尼之所能及也。問之□何以空之。不知也。問之□何以歸之。不知也。

林子曰。世之儒氏。若無意於宣尼之聖。則亦

已矣。如有意於宣尼之聖。須先取孔氏之書而玩味之。而孔氏大根大本之所以能聖者。其有外於□於一者乎。世之道氏。若無意於清尼之玄。則亦已矣。如有意於清尼之玄。須先取老氏之經而玩味之。而老氏大根大本之所以能玄者。其有外於□於一者乎。世之釋氏。若無意於牟尼之禪。則亦已矣。如有意於牟尼之禪。須先取釋氏之經而玩味之。而釋氏大根大本之所以能禪者。其有外於□

於一者乎。

林子曰。儒執□。道守□。釋空□。而□也者。恍乎其有包於一之外乎。儒主一。道得一。釋歸一。而一也者。恍乎其有存於□之中乎。若必曰。何以謂之執□也。何以謂之守□也。何以謂之空□也。不着相。則落空。抑豈三教之聖之玄之禪之所謂□耶。若必曰。何以謂之主一也。何以謂之得一也。何以謂之歸一也。不着相。則落空。抑豈三教之聖之玄之禪之所

謂一耶。

林子曰。○而。者。乃虛空○一點發出來爾。今請以目喻之。目之竅者○也。目中一點者。也。目惟有其。也。而萬象之森列於我之前者。目皆得而見之。所謂一以貫之者。可槩見於此矣。故率其目之○之。而目之明無有乎不見矣。率其心之○之。而心之聖無有乎不知矣。

林子曰。何以謂之聖門之聖。從心所欲不踰矩。此聖門之聖所由以聖也。何以謂之玄門之玄。常無欲以觀其妙。此玄門之玄所由以玄也。何以謂之禪門之禪。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此禪門之禪所由以禪也。余於是而知不執□。不一貫。其能聖而孔子乎。不守□。不得一。其能玄而老子乎。不空□。不歸一。其能禪而釋迦乎。

林子曰。儒門之聖。其執□乎。其不執□而執□者乎。其主一乎。其不主一而主一者乎。道

門之玄。其守□乎。其不守□而守□者乎。其得_一乎。其不得_一而得_一者乎。釋門之禪。其空□乎。其不空□而空□者乎。其歸_一乎。其不歸_一而歸_一者乎。豈非精微之至教。無為之神機邪。

林子曰。聖人之聖。聖不可知矣。而聖人之所以聖者。其有屬於言語文字乎。否。不可不知也。道統之傳。傳無所傳矣。而道統之所以傳者。其有關於見聞覺知乎。否。不可不知也。

林子曰。未有天地。先有這箇。而天地非此這箇。則又安所成其覆載之能乎。汝以為此這箇。果何物也。釋氏所謂識。此這○麼。這箇者。這○也。太虛也。太虛無朕。而天地乃此這○中之一物爾。壇經曰。真常寂滅樂。涅槃相如是。真常也者。這○也。豈惟聖人。而天地亦有此這○。天地之這○。天地之真常也。聖人之這○。聖人之真常也。余嘗有言曰。天地無形氣。聖人無心身。心身都是假形。氣亦非真。故

這○之真常。真有不可得而擬議。不可得而
 察識矣。而形而氣。而心而身。皆非所論也。
 林子曰。聖人之所以大者。以其有此這○也。
 惟其有此這○也。故能合天地之大。以為我
 之一身。而我闔我闢矣。縮古今之遠。以為我
 之一瞬。而我呼我吸矣。

林子曰。我之非身大身。充塞乎天地。而天地
 皆我也。我之非身大身。徧滿乎虛空。而虛空
 皆我也。

林子曰。未有天地。先有此本體。天地有壞。而
 此本體不壞。故未有天地。而此本體混然而
 為○也。既有天地。而此本體亦混然而為○
 也。

林子曰。我之本體。其太虛而太空者乎。惟其
 太虛而太空也。故能運虛空。我之本體。其先
 天而先地者乎。惟其先天而先地也。故能生
 天地。我之本體。其夏而大者乎。惟其夏而大
 也。故能儒而聖也。無聖而無不聖。道而玄也。

無玄而無不玄。釋而禪也。無禪而無不禪。然而何以謂之夏。而又曰大也。蓋我之夏。則有所謂□。所謂○之真去處者在焉。先天而先地也。太虛而太空也。故儒氏得此□○而聖也。道氏得此□○而玄也。釋氏得此□○而禪也。此夏之所以為大。而合儒道釋而一之焉者也。

林子曰。心。七竅也。七竅相通。竅竅光明。自能透滿於一身之內。身。大竅九。小竅八萬四千也。竅竅俱開。竅竅光明。自能透滿於天地之內。至於天地之竅。無數無盡。不可得而紀也。無數無盡。竅竅光明。自能透出於天地之外。而與太虛同體矣。始而虛其心也。既而虛其身。又既而虛天地。虛而無虛。無虛而虛。虛也。不知。無虛也。不知。此三氏極則之教。所以能卓越千古。而曰道統中一之傳。有不在於斯者。余不能知之矣。余不能知之矣。

林子曰。心也者。豈曰在於吾身之內。而亦在

於天地之外矣。身也者。豈曰在於天地之內。而亦在於天地之外矣。至於天地。豈曰在於虛空之內。而亦在於虛空之外矣。此余之所以大闡三門。同歸於一。夏者此也。邵康節曰。天地大寤在夏。余於是而知無心無身。無天無地。無內無外。同此一虛空也。余今復與汝言之。內觀其心。心無其心。汝以為是心乎。非心乎。外觀其身。身無其身。汝以為是身乎。非身乎。上觀乎天。天無其天。汝以為是天乎。非天乎。下觀乎地。地無其地。汝以為是地乎。非地乎。無心無身。無天無地。汝以為是虛空乎。非虛空乎。中庸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林子三教道統中一經卷下

林子

道統中一經卷下

